H. H. MU CHINESE LIBRARY

張方平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劄

昔在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義。載原援古。本自愛民。比者縉紳之間。屢陳利害之意。以謂郡縣受地。有無不齊。銓審除員。權利為倖。辦競以之傷俗。因緣至於害人。故嘗命官。斷以定數。誠足釐於浮弊。然未安於予懷。禮不云乎。厚祿以勸羣臣。則下之報禮重。凡厥文武。仕於朝廷。雖廉素者。惟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其全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制。所宜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等差。縣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致其樂。冠昏喪祭。有所奉。慶恤饋問。有所施。不牽私室之憂。必專公家之

慮則六計可以獘群吏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職之修儻自犯於有司亦何寬於褻憲上廣先朝之惠示不敢渝下俾諸臣之言歆茲自定惟爾中外體予所存

鍾惺曰古今臣子爲貧而失節者不少此勑溪得古先王蓄臣子大體

孫鑛曰該讀可為後場之資

張方平論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以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略。疲弊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

先說明妙

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湟臺。魏武之經略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

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桑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衆之數率以兩戶而資士卒人力凋弊可舉而知矣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爲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顯雜其利跡而或者猥爲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爲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益聚衆邊境戰守相

臣濬曰無事不屯及有事而屯又不及矣

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戰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遍布郡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晋荀羨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蔡稽驊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地力不盡家接車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從復漢田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閑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泗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

可為廪積置屯之地無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佳易何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於農畝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情游之民至於無所容肰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嚅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畊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冑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使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字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憚為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為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為晉氏之屯田也置

營卒爲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爲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爲或兵或
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户依强家而爲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半
之卒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徭則
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
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强鋭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寓
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
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
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横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鍾惺曰屯田源委敘得詳盡屯田利害説得明透後有行之者不

待議矣

經濟曰多設施次第井井肰不獨仁心兼有仁術

## 錢君倚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師。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

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更誰浮）
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
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
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
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
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
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
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

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鍾惺曰大賢用心於此可見其人其文皆足諷矣

王令道旁父老言

道旁父老驩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嘅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嘅荅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飢筋力已疲不肯竊有志者故敢嘅父曰予来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誼欣則尸之者宜若肰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荅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雖肰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夲不能見保肰則為老人者尚有罪耶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飢爾柰之何父怒曰飢何罪耶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来九皮而歸曰

筆病處奚收之非耿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邪捉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鍾惺曰風刺甚深却無罵人之色

## 王珪封太祖皇帝後詔

昔我藝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刃而卒再造區夏其大謀威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寖微弗顯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其流遠施大者其報豐宜令中書門下考大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俾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復絕

鍾惺曰盛德事足以見天理人心之不盡泯滅也

王珪皇太后付中書門下還政書

日者昊天不弔，先帝上賓，遽揚末命之言，方結未亡之痛。而皇帝踐祚之始，衛氣過情，忽傳詔於外廷，請預聞於庶政。載念承祧之重，累申還辟之文，皇衷未回，群聽猶鬱。顧人子之誠雖至肰，國家之事靡安。況日聽治朝，躳發神明之斷，出馳禁蹕，衆聞輿馬之音，百姓莫不交欣，三靈以之薦祉。吾嘗視前史之戒，思累聖之圖，將退飭於母儀，肅進疆於君德，從容房闥，不亦美歟。昨權同聽政事，候皇帝康復日如舊，去歲兩曾降手書還政，輔臣等並於皇帝御前納下。今來聖躳已安好，其軍國事更不同處分，故茲示諭，宜體至懷。

鍾惺曰、賢懿之詞。足以諷誡不朽。

鄭獬備亂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獮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强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竊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寄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

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後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强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禅其國晉氏以强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强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得以大國强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胡乘之遂莽中國瀰漫横流以至扵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

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縣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資有不速斃者耶

鍾惺曰從來有治人無治法使君明臣良封建可也郡縣可也皆能永祚況閹豎與外戚哉若君不明臣不良即使百法具備亦足亡國何有於封建郡縣之善不善乎此論古今無善備最詳透可思

陳仁錫曰可謂頂門一針

蔡襄論增置諫官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

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权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令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容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

孫鑄曰小人之情如見肺肝

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既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

天下之人。揣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競惶激切之至。

鍾惺曰、語語窺君之微。先爲道破。雖有權術之言。肰無一字不合正論。可謂賢諫臣矣。

蔡襄原賞策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令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酧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逋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令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歛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酧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唐順之曰、宋末濫恩如此。宜其不振。

鍾惺曰君子受禍往往在此

蔡襄答趙內翰書

伏蒙示下衆薦黄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廣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居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僞不寔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畧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之巧僞百

端妄造毀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嘵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褒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忠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貴況敢毀之睎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睎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

囿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肰責宂右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

鍾惺曰從來君子不勝小人之謗無怪其言之憤憤也

呂陶請申必行之法

今天下生民之困唯農為甚議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其說有二焉或曰莫若限吏民名田或曰莫若以畊桑為守宰勸課之法二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農人之貧者無田以畊與有田而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强獨專其利而已受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强而不足者無患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立法以救弊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朝廷宜深究也夫所謂吏民占田者乾興中嘗採議臣之言而

限之。今復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輙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過制被坐者。豈人皆畏法而不敢過歟。蓋吏不奉法而未懲也。所謂畊桒勸課者。前世循吏之能事。國家亦嘗求之羣臣矣。名官以勸農。殿最以户口。賜之日曆以書其功過。而率多農田之說是也。然而仕路紛溷。郡邑之政。輙輕付授。使安人得容其間。而為民之蠹賊。則職何以舉哉。苟非申必行之法。任必擇之官。則天下之農未見少蒙其利也。

鍾惺曰。自井田之制壞。而欲民無流亡盜賊之患。惟限民名田。最為良法。苟民皆有田。而田皆有限。則貧者雖貧而田在也。富者

雖富而不得兼有貧民之田以為田也。惜後世無明君賢臣力行之。此三代之至治所以迄今不復也。呂公眷眷於此。亦賾矣哉。

吴育論詔獄

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佗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亦何憾祖宗以来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亦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肰也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

所以養廉耻示歆厚也自古刑獄滋繁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太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君恩不得下逮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絲絲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茅坤曰識骵之言

呂誨論王安石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契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

秦坤曰高識人一眼看出

宦監一言近誣萬人無避安居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居丁憂其事遂已安居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肯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居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

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折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

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責其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令已成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朕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朕今政府同列依違軍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唯肆强辨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疾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

其是非任性淩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先獻言俾岐王還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句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下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

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誣許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俟露章請避怨敵

鍾惺曰舉朝相賀得人而獨敢指斥其奸如秦鏡照膽司馬公不得不服其先見矣

劉攽與王介甫書

恵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肰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鄙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間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寔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

呂坤日論
脊漏切

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徙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禾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觧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畧以強民其下者宜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

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驕嚆矢桁楊椄槢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鍾惺曰青苗不過聚斂之美名耳一說破便盤人安石方以周公自待豈堪為人所盤蓋則怒怒則執拗而行矣此書辨駁得刻

毒之甚。語語喪其廉耻。未有不盭怒者。程子謂青苗之禍。吾黨激成之。觀此益信。